



春秋經解卷十二

宋孫覺撰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彭城宋邑魚石始封之地也成十八年楚子伐宋始取彭城以居魚石于是諸侯之大夫討魚石之叛而圍彭城為楚取之則非宋有也然經書之猶曰宋彭城焉蓋春秋之義治不正者必以正也蒯贖出奔七年于外矣衛侯元卒而輒已立為君于蒯贖之納也必曰世子蒯贖若曰是乃世子也輒安得立而為君乎彭城已入于楚而以之居魚

石也于其圖之必曰宋彭城若曰彭城乃宋邑魚石安得受之于楚乎惟其取之不正是以正之曰宋彭城也三傳之說雖小有異同然大抵皆同爾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營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襄公即位未嘗朝周于是因天王之崩往會葬而且朝之也不曰公如京師常事不書

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踰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晉宋稱師將甲師衆也甯殖稱名將尊師少也穀梁曰稱于前事也蓋以謂鄭嘗乘喪以侵衛又乘喪以報之也若是則春秋乃教人以怨報怨也失之矣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營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已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營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鄭拒楚之邑而僻險之地也諸侯患楚之侵陵中國于是使其大夫會而城之虎牢鄭地經不係之鄭者蓋諸侯將以安中國推公心與天下共之非一己之私但曰城虎牢明非私取而有之也梁山崩不係之晉其義係之天

下也虎牢之城不係之鄭其義係于中國也左氏以為城
虎牢鄭人乃行成蓋曰晉將服鄭故城虎牢以偏之爾若
然則是晉一國之私也晉私取虎牢而城之春秋何善而
不言鄭乎此非也公羊曰為中國諱伐喪也諸侯伐喪取
邑蓋大惡也春秋何為諱之乎穀梁曰內地也案諸侯虎
牢城以拒楚爾何內鄭乎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
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表僑如會戊
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表僑盟

雞澤之盟諸侯為會而陳侯使表僑往焉諸侯卑之不與
盟戊寅之日使大夫盟之再言及者所以別內臣與諸侯
之大夫爾穀梁以為大夫執國權彙經意乃是諸侯不與
表僑盟故使大夫大夫安得專權哉

秋公至自會文之晉首營師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
夫人妣氏薨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妣文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鄭世子巫
如晉

鄭世子巫自以見偏于莒于是求與魯大夫如晉以結晉

援也秋會于戚而明年莒人滅鄆則是晉失伯主之道而魯大夫之往為無益矣鄆世子巫得書如者以我大夫偕也左氏謂之比魯大夫蓋失之矣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帥人于戚

春秋于吳皆外之不以中國數也侵伐圍入則曰吳盟會則曰會吳未嘗曰吳人吳子也戚之會特書吳人非進之蓋春秋于吳之與會其君行事則與中國諸侯序而處其上春秋不與焉諸侯皆在而吳之大夫序其下則不嫌敵

我諸侯故不待殊會而義已明矣公羊以謂吳鄆人云則不辭蓋不得其義也

公至自會

冬成陳

戚之會陳始去楚而從中國又懼楚之見討于是求諸侯成之成陳者蓋諸侯也不曰諸侯者諸侯歸國而後遣成但見我成之往不得以諸侯言之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鄆

公羊于鄆世子巫如晉發傳曰莒女有鄆夫人者欲立其
出穀梁于此又曰立異姓以莅祭祀然則鄆嘗立異姓為
後也立異姓為後而經遂書滅不惟于義不明亦何以為
後訓乎此蓋莒人因鄆不順立異姓之君而滅之爾非謂
異姓為君而遂書滅也公穀皆得其一偏爾

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邾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
城費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文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
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
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伯鬲視如會未見諸侯
丙戌卒于鄆

鄭伯自城虎牢之後去楚而從中國三年遂同諸侯盟于
雞澤五年使大夫來聘又會諸侯于戚又會諸侯救陳數
年之間未嘗有從楚之迹至是諸侯會于鄆而鄭伯如會
卒于鄆春秋之義不生名鄭伯如會而書名者為其如會
未見諸侯而卒春秋省文不可再言鄭伯故一書之於如
會之上三傳不知春秋省文之義但見鄭伯書名於如會
之上遂以為鄭之諸侯臣欲從楚而鄭伯不欲弑而卒春
秋不與中國之君見弑於外裔之大夫故不言弑也若如
其說則是鄭之大夫無從中國之義而獨鄭伯欲之則數
年之前鄭伯合諸侯而背楚其大夫何故從之至是而始
弑之也實見弑焉春秋皆不沒其事以傳信何獨鄭伯而

不然乎三傳皆誤矣

陳侯逃歸

首止之會齊桓始攘荆楚帥諸侯會王世子以尊周室安天下而鄭伯附楚逃歸不盟春秋書之曰鄭伯逃歸不盟其叛中國從外裔行如匹夫也不盟者可以盟而不盟也鄆之會晉悼公合諸侯以背彊楚亦有安中國攘外裔之心而陳侯附楚逃歸春秋書之曰陳侯逃歸爾不曰不會也蓋陳侯雖為匹夫之賤行而晉悼亦非天下之盟主不日不會者可賤者逃歸爾會不會不與也齊桓之盟可以盟也鄭伯不盟則有罪矣晉悼之會可以會可以不會陳侯不會亦無譏也然則齊桓晉悼之優劣可以陳鄭之君

見之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

三傳之說皆以鬻視為見弑者春秋之義賊不討不書葬而鬻視之葬未嘗討賊也蓋鄭伯正卒故書葬爾公羊曰為中國諱此乃自相附會之說不可據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微者不聲其罪以侵蔡蔡公子燮禦焉獲之也春秋大夫見獲必曰敗公子燮未嘗戰故不書戰穀梁曰公子病矣公子燮御寇而見獲其惡可知不待書人書侵而後為之病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公如晉未及而大夫會晉侯不與公會而會季孫宿君在而專會經書之所以見公之不君宿之不臣而晉侯無伯主之義穀梁謂記魯之失正蓋猶未及晉侯也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

春秋假魯史以載王道者也其于天下之事有特書之者齊晉宋鄭數大國而已舉近可以明遠言大可以知小也故災異之書者齊晉宋鄭為皇極之道不行而悖理反常者眾蓋不可勝書書數大國者可以類推也作傳者不知此意以為宋王者之後或曰故宋也是其誤歟春秋之義

常事不書反常則書故其書災異可知也二百四十二年之災書災者十有二未嘗有曰火則人為之也為之者又悉書之春秋豈勝紀哉不知其來告者書之所以戒人君之深使之反身以思其變也人為之者書之則將曰法令之嚴而防虞之至則無之矣何以為戒乎左氏公羊不知此意成周宣榭則曰人火之也宋災則曰小者火何其妄歟不知孔子深悼皇極之廢而災異則書爾

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諸侯伐鄭而遂盟鄭亦與也楚又伐之討其叛楚而從中國也然則鄭嘗與矣于經序諸侯而書同盟不曰及鄭伯盟者蓋諸侯之舉所以服鄭鄭服不久又復從楚故明年楚鄭伐宋而諸侯討之也戲之盟雖嘗盟鄭伯而鄭輒叛去不書之猶曰鄭未嘗服也晉侯會天下之兵從役者一十二國以討鄭之叛而服未逾時輒更從楚非晉侯之德望不素著威令不素行何至是乎蓋有不討而服從者矣未有討之服而又叛者不曰及鄭盟焉若鄭之未嘗服從云爾穀梁曰善得鄭蓋失之矣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柤之會晉實主之會吳而還遂滅偃陽之國也滅偃陽者晉爾然經以諸侯同滅為文蓋晉為盟主以號令諸侯因諸侯從之遂以諸侯之師滅人之國若晉者所謂因諸侯而為利名恤災患而實自封殖者也若晉滅人之國其罪甚明而易見諸侯從之滅國則情或可矜聖人以諸侯其滅為文深罪隨從之者則為之唱而受其利者不待貶絕而其罪已重矣穀梁曰不以中國從外裔蓋曰吳滅之也此當以左氏為定

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文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春秋國君大夫有見殺而稱盜者不知何人但見其殺之故曰盜也為大夫而見殺於盜則其所以在人上者可知也盜殺其君則其臣與有罪盜殺其臣則其君與有罪矣穀梁曰惡上是也但為盜殺之者不可曰其君其大夫不知其殺者何也惡上之說猶未盡矣

成鄭虎牢

虎牢鄭邑也晉楚爭鄭久矣二年晉始帥諸侯城虎牢而拒楚數年之間楚不敢加兵于鄭而鄭為中國矣八年楚師伐鄭鄭從楚九年諸侯伐鄭從諸侯而楚又伐之鄭又從楚大夫帥師以伐宋于是晉侯大會諸侯而分兵成

之書曰成鄭虎牢蓋天下諸侯用兵騷然不安其國于茲十年矣本其所起自晉楚之爭鄭也鄭卒附于晉而楚之為患亦已淺矣春秋原其心而書之二年則曰城虎牢于是則曰成鄭虎牢虎牢一邑也或係之國或不係之不係之者以明諸侯無私虎牢之心雖取鄭邑而城之乃所以圖安天下也係之國者以明晉楚爭鄭之久而晉卒得鄭自虎牢之成也于其始也晉侯推公心拒楚以安中國帥諸侯以城虎牢其心將以求安天下也于其後也分諸侯之師取虎牢而城之其心將以求鄭也晉侯拒楚以安中國雖取鄭邑而城之其心無私焉則以虎牢同於天下而不係之國及其分諸侯之師遠成虎牢而私鄭以從已則曰

成鄭虎牢虎牢之邑或係之國或不係之者公與私之所
在也然則從天下之諸侯以取它國之邑而城之迹雖不
善而其心至公則雖鄭而不謂之鄭也彙制彊楚以安天
下而中國諸侯恃之以無侵陵之恐者數十餘年迹雖甚
善其心私鄭以從已則利雖及于天下而成必曰鄭也左
氏曰成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彙二年經不書鄭明
非私取也於是成之實為鄭而成也安得曰非鄭地乎公
羊曰諸侯莫敢主有故反係之鄭彙春秋一字為褒貶安
得為諸侯不有之而曰鄭乎不幸其後無成虎牢之事則
諸侯之意將安見之邪穀梁曰決鄭乎虎牢也彙鄭自是
之後會于蕭魚而遂從中國無附楚之迹春秋何用決絕

之乎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大王國三軍次國二軍

小國一軍魯侯次國也而作三軍蓋三桓之族欲弱公室
而彊私家不量其力之可否而殞作一軍春秋以其亂王
制竭生民之力罪之書曰作三軍也穀梁以為諸侯一軍
作三軍非正彙五等之爵當有降殺諸侯之國當有大小
安得皆一軍乎公羊之義亦未盡其善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
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晉侯爭鄭之迹見于經多矣楚外裔也春秋不責之晉為
為中國春秋未嘗有與辭戲之盟鄭實與之然經書伐鄭
而同盟未嘗曰會鄭伯盟也亳城北之盟鄭不與也然經
書伐鄭而同盟亦未嘗見鄭不與也蕭魚之會鄭始去楚
而從晉諸侯自是少休矣然經書伐鄭而會亦未嘗曰會
鄭伯也戲之盟可以知鄭伯之與者已盟而楚人伐鄭也
亳城北之盟可以知鄭之不與者已盟而楚鄭伐宋也蕭

魚之會可以知鄭伯從者已會而楚人執鄭行人良霄也
然經書其事皆無異文焉蓋聖人之意以楚為外裔而晉
為中國外裔不責之則為中國者當任其責也以區區之
鄭介于晉楚之間從楚則晉怒從晉則楚伐晉侯而有志
中國將以攘外裔休諸侯之兵宜用中國之義扶持王室
以號令諸侯息民隸兵而諸夏有餘力也然後南征北伐
以一天下則楚雖外裔何敢不畏鄭雖近楚何敢不從晉
侯不明其義而力驅諸侯之師以與楚鬪而爭鄭未可
得而中國空虛諸侯疲弊矣春秋罪之鄭雖來盟不曰盟
也鄭雖來會不曰會也若曰晉之威德何如而能使鄭去
楚而從之會盟乎猶之未服云爾書曰會于蕭魚楚人執

鄭行人良霄鄭自是不復附楚而一從于晉矣然而經無服鄭之文若曰鄭何為服晉乎以楚執其行人絕之也楚自絕鄭鄭無所從而從晉爾非晉能得鄭于楚也

公至自會

春秋書至者或以前事或以後事蓋皆擇其重者告之伐鄭重于同盟則至以伐會而得鄭重于徒伐則至以會蓋皆其重者也穀梁之說亦言其粗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春秋之大夫見執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以行人之事執者稱行人不以行人之事執者不稱行人穀梁曰行人者挈國之辭言其挈國命以行者也凡為行人者皆挈國命

其見執者或不稱何也

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台者邑也莒人伐我遂圍之季孫宿救之又入莒之邑鄆也經一書之所以見不能使寇之不來而又侵傷無已也公穀皆曰伐不言圍春秋圍伐兼舉之所以見其重傷也又曰公不得為政惡季孫宿襄公之時祿去公室久矣何獨于此始惡之乎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郟

郟本魯邑久陷于邾而今取之不係之邾本我邑也公羊之說非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己未衛侯出奔齊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曹人邾子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

天子無親迎之禮逆后則使三公春秋書逆后者二祭公得行禮而又書之者譏遂事也劉夏之逆則以非三公譏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王十二而逆后者惟二足知非禮則書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齊圍成而公救之至遇而不進于經可以言次也然而但曰至遇而不曰次蓋春秋之言次皆譏言次則公有罪矣公以齊侯之伐往救之量其力不能當齊又圍成之急不可以不救于是至遇焉然襄公不能修其道而使敵不來

又不能親睦鄰好以解寇讎之難成見圍而始至于遇蓋有罪也春秋不責人以所不能原襄公之情失之于前故不加于後也書救成至遇以見其不敢抗彊齊而自取危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郟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莒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浞梁戊寅大夫盟

浞梁之盟諸侯皆在而大夫行事不曰某及諸侯之大夫盟而但曰大夫者聖人于此見天下之諸侯祿去公室而政在大夫也論語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

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孔子所謂十世則隱桓之時所謂五世則宣成之時也春秋始于隱桓天下之禮樂征伐出于諸侯而王道絕矣宣成以前諸侯之大夫尚多稱人宣成以後魯宋齊晉蔡衛陳鄭八國之大夫會盟侵伐名氏悉書無復稱人者于時六卿專晉三桓擅魯齊之政出于崔高衛之政歸于孫甯天下諸侯之國政無不在大夫者孔子傷之至于隱桓而春秋作隱桓至于襄昭凡十世矣天下諸侯不得為政于其國而大夫之名氏悉見于春秋孔子之意如此其明又患夫後之人莫能知戒因浞梁之會而大夫盟

烏列序諸侯而書曰大夫盟以一見之孔子之意如何也
求子之事父者莫若先身以孝求臣之事君者莫若先身
以忠為諸侯而擅征伐以上無天王則其大夫效之擅盟
會而上無其君矣孔子曰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然
則諸侯之失政自襄昭之時也三傳之說皆通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僖二十一年諸侯會楚而楚執宋公經不再言楚人執之
所以罪諸侯從盟主以會楚子楚執其盟主而諸侯不討
若諸侯者共執之爾晉侯會諸侯于溴梁將以號令而安
之會而執二國之君春秋罪之故曰晉人也楚外裔也晉
中國也外裔則不責中國則責之中外之道異也

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
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郟大雩文叔孫
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
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國防九
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春秋外裔之來魯者但書曰來不曰朝也介葛盧白狄是
也蓋外裔者春秋外之欲其不來雖來焉春秋不以為榮
也春秋書白狄來與鸚鵡來巢一例若曰非其宜來而來
也左氏曰白狄始來假令嘗來固亦書來爾何論始來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
齊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諸侯已圍齊而為祝柯之盟不序諸侯者前日後凡也

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瀆水

自瀆水者邾田多魯不盡取之其取之者自瀆水爾襄公
新與邾盟反國未幾而遂取其田春秋一切書之公之惡
可知矣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
還

士匄之事二傳論之備矣然皆不明孔子所以書還之意

春秋之義復者事未畢還者事畢士匄侵齊兵無所加而

反春秋遂以事畢之辭書之蓋士匄所為受命于君而侵

齊者齊靈公也靈公已卒太子光即位未嘗得罪于晉士

匄乘而侵之則有罪者已卒而無罪者見侵也士匄之義

不幸其喪以侵無罪之人聞其所為致侵者已卒而于是

乎反春秋以為得事畢之義故曰還也穀梁以士匄善不

稱君故以事未畢之辭加之不知士匄受命得其宜故曰

還爾若士匄者蓋不能諫正其君以不侵齊為有罪爾如

墀惟歸命而君不見從又將奈何穀梁所謂蓋責士匄之已然不能責士匄之未然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之葬齊靈公城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雙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陳侯以諸侯之尊一國之廣不能容其弟而至于出奔春秋罪之書曰弟黃出奔言其不能相容也穀梁曰親而奔之蓋其意也

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廢其以漆閭丘來奔

邾小國其大夫未嘗見經而廢其得書者以其以邑來奔不書其名則不知其誰也春秋小國大夫奔叛類皆書名左氏公羊以謂重地案魯受叛人其罪大矣何謂重地而名之乎

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勾卒夏邾畀我來奔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春秋殺大夫有言及者皆累之也二慶之迹見于左氏以為不義而見殺考經之所書乃是慶虎累慶寅若如左氏之說則經何以得言及乎此當據經為定也穀梁曰慶寅累是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春秋復入之例惟二國爾欒盈魚石是也魚石復入于彭城則于石嘗受封于宋既叛宋出奔楚楚復取彭城以居

之故曰復入也欒盈亦嘗受封於曲沃既叛晉出奔楚于是復入曲沃以為亂魚石奔楚復入彭城以其嘗受封焉曰復入可也欒盈奔楚復入于晉晉非欒盈所封然曰復入者見其先入晉而後入曲沃也入于晉志在曲沃欲復入其嘗受封于晉者實再入焉故曰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也公羊曰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公羊之說正例錯爾欒盈實先入晉復入曲沃故經如此為文也若由曲沃而入晉則經當書欒盈復入于曲沃入于晉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墀惟歸命而君不見從又將奈何穀梁所謂蓋責士匄之已然不能責士匄之未然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城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雙蔡八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陳侯以諸侯之尊一國之廣不能容其弟而至于出奔春秋罪之書曰弟黃出奔言其不能相容也穀梁曰親而奔之蓋其意也

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廢其以漆閭丘來奔

邾小國其大夫未嘗見經而廢其得書者以其以邑來奔不書其名則不知其誰也春秋小國大夫奔叛類皆書名左氏公羊以謂重地棄魯受叛人其罪大矣何謂重地而名之乎

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來奔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春秋殺大夫有言及者皆累之也二慶之迹見于左氏以為不義而見殺考經之所書乃是慶虎累慶寅若如左氏之說則經何以得言及乎此當據經為定也穀梁曰慶寅累是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春秋復入之例惟二國爾欒盈魚石是也魚石復入于彭城則于石嘗受封于宋既叛宋出奔楚楚復取彭城以居

之故曰復入也欒盈亦嘗受封於曲沃既叛晉出奔楚于彭城復入曲沃以為亂魚石奔楚楚復入彭城以其嘗受封焉曰復入可也欒盈奔楚復入于晉晉非欒盈所封然曰復入者見其先入晉而後入曲沃也入于晉志在曲沃欲復入其嘗受封于晉者實再入焉故曰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也公羊曰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公羊之說正例錯爾欒盈實先入晉復入曲沃故經如此為文也若由曲沃而入晉則經當書欒盈復入于曲沃入于晉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春秋書救書次者二僖元年聶北之次先次後救罪齊桓
挾諸侯之師力能救邢而不救也徒次聶北曰救邢焉齊
晉皆諸侯之疆者齊伐晉魯往救之不救則懼晉之討往
救則畏齊之疆大夫帥師救之而次焉聶北之次先次後
救可救而不救則罪重矣雍榆之次先救後次欲救而力
不能有罪而猶輕爾春秋之義次皆有罪于次之中有足
矜者雍榆之次是也三傳之說皆不得其義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晉人殺欒盈

欒盈出奔而入以邑叛晉人殺之不言大夫以欒盈見絕
已久雖嘗為大夫不得以大夫言也左氏曰言自外也若

自外入而復為大夫則亦曰大夫爾穀梁曰惡之不有也
若實為大夫何為謂之惡而不稱之乎公羊曰非大夫得
之矣

齊侯襲莒

諸侯之義掩其不備曰襲莒小國齊諸侯之疆而世為盟
主以強攻弱又掩其不備焉書曰齊侯襲莒蓋侵伐之中
罪之尤者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
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之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

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

夷儀邢邑也衛既滅邢夷儀于是入衛衛侯十四年出奔齊至是始入其國之邑春秋反國而入其邑者惟二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是也突則書名而衛侯不名者鄭突篡其兄忽之位入邑則名衛侯本正當立而見逐于權臣雖未及國而夷儀本其所有比之鄭突則止故不名也然而皆書入見其以兵而後入其入之也難公羊以謂

不言入于衛諱君以弑也案衛侯實未入衛故言夷儀爾若實入其國何為不書入衛乎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公孫夏帥師伐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春秋諸侯不生名生名者皆有罪當絕者也鄭伯髡頑吳子遏皆書名于行事之上而後書其卒三傳可見其文有異於常故推而言之以髡頑之卒為見殺遏之卒為巢人所傷若實如此當有異文經不書之而正言其卒何以為別乎髡頑之事則然矣如吳子遏者蓋其行將以伐楚而道行過巢巢為楚之與國于是攻巢之門方攻而卒故曰門于巢卒也若吳子實為巢人傷之死則經書之足以為

戒見其輕身以侵伐而取死也春秋惟魯事有臣子之辭
弑殺皆不止言之於諸侯又何擇焉三傳之說皆非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以十四年甯殖逐其君而立之至是十年矣殖之于喜
謀將納衍於是又弑剽也剽之立不止而甯殖實立之為
君以甯氏立則甯氏不得不君剽矣剽雖不正于王法當
誅然甯氏立之甯氏殺之不得不書曰弑其君也左氏殺
梁之說皆是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衛侯衍之奔本甯氏孫氏逐之于是甯喜弑剽將以逆行
而君之林父不安其國故以戚叛入于晉也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衍嘗有其國見逐而出奔于是剽已弑而甯喜自內迎之
其歸無難而位又復也故曰復歸辛卯甲午相去四日剽
弑而衍歸不容甯喜之弑衍不聞也然經之所書惟曰喜
弑而衍不與焉蓋甯氏立剽而又弑之當坐弑君之罪行
以出而求反其國雖與聞焉蓋未嘗以之為君而位又其
嘗所有者故但曰復歸也公穀之說皆誤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

宋公殺其世子痤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弑君之賊晉人執之宜矣然猶不以伯討之辭許之

而曰晉人蓋甯喜雖有罪者而晉侯受林父之譖而執之
執而不殺又不歸之京師若晉者非討弑賊者也乃徒以
私譖執之爾書曰晉人執衛甯喜與宋執祭仲齊執陳袁
濤塗何以異哉公羊曰不以其罪執之此說是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莖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
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貞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
其大夫甯喜

甯喜弑賊也殺剝而歸衎衛侯衎得喜之逆已反國復用
之為大夫未嘗奪其位喜見執而歸衛侯乃以其私殺之
喜雖有罪然衛侯殺之不以其罪故書曰殺其大夫也晉

里克弑奚齊卓子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亦曰殺其大夫也
晉侯夷吾衛侯衎之殺大夫皆以其私而不以其罪春秋
以其事同故書之亦相類也穀梁曰惡獻公意亦通爾
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鱣之迹見于三傳皆以鱣與甯喜合謀弑剝以納其兄喜
既被誅鱣以其言不信負喜于是出奔然則鱣與喜皆弑
君者春秋不罪鱣而罪衛侯蓋以鱣之意在立其兄衎即
以衛之廣而不能容鱣至于出奔也書曰衛侯之弟鱣所
以深罪衛侯兄弟不容爾鱣之意雖無所見然其至于
出奔則亦不待貶絕而可見也穀梁以鱣之去合乎春秋
不知春秋無與鱣之辭者蓋春秋與鱣則是莫弑者可獎

而背叛者可進也何休非之當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春秋之法前日後凡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再言豹者內則詳也公羊以謂昭諸侯殊失之矣穀梁以溴梁之會比之亦非也溴梁之會聖人歎一見大夫專政之惡不可為例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在外而經歲者多矣春秋未嘗書曰公在某也惟襄公之在楚昭公之在乾侯每于一歲之首必書之蓋襄公如楚為楚所制不得歸國以行朝正之禮聖人以襄公告廟之廢者見制于楚也故書曰公在楚昭公見逐于季氏出居乾侯不得告廟而行朝正之禮聖人以昭公之廢禮者見逐于季氏者也襄公之得罪于楚昭公之見逐于臣皆有罪矣然責其朝正之不廢則其所必不能者春秋之義不責人以所不能然則它國之無事而久留于外遂廢朝正之禮者春秋所深罪也三傳之說穀梁得之

夏五月公至自楚衛侯衎卒閻弒吳子餘祭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

小邾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

吳子使札來聘

春秋之于外裔書之有漸焉非進之外裔益進則中國益衰矣楚子使椒來聘書爵書名非進楚也所以見楚之盛也吳子使札來聘書爵書名非進吳也所以見吳之盛也楚始聘魯書曰荆人吳始聘魯遂稱吳子春秋非厚吳而薄楚也荆初來聘中國猶有可為者早攘却之楚將不至于盛而中國將不至于衰也至其通好之久盟會侵伐同于諸侯則中國與之等矣故書曰楚子使椒來聘所以一楚于中國也吳初來聘而遂稱子言其一來而遂同于中國也公穀皆以季子賢而來聘故吳得稱子案季子雖賢

者而吳實外裔安得以一季子之賢而遂亂其例哉此皆不得其義而過為之說爾

秋九月葬衛獻公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盟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伯姬之行蓋婦人之伯夷也方春秋之際人倫大亂而婦德掃地矣伯姬立淫亂無禮之世而為高潔難行之行寧殺其身于火以死不苟其生于有過之地雖其身不幸于一時而萬世無禮不潔之人小聞其風則知所愧矣孔子賢之于納幣致女歸滕卒葬雖法所當略者一切書之所以樂道人之善而使不潔之人懼也左氏陸淳之徒不能

深達孔子之意而妄為之說曰共姬女字不婦夫以伯夷之賢不見稱于孔子則亦西山之餓夫共姬之行不見列于春秋則亦小國之愚婦爾為伯夷共姬又何恨哉亦信其志而已矣

天王殺其弟佖夫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出奔嘗絕其大夫之位于其入也又自許焉見絕於國而藉許以入其非大夫亦明矣故其殺之但曰良霄言非大夫也殺梁曰惡之非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春秋凡盟會皆不係事以為皆有罪矣于罪之中有甚大者而當誅者則係事以甚之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是也等為會于會之中有甚善而可嘉者則係事以明之會于澶淵宋災故是也罪莫大于弑君殺兄惡莫大于成人之亂桓公內弑其兄篡其位外成人之亂以縱罪人而立君春秋甚之特書曰成宋亂救患分災同其有無諸侯之義而人倫之常也春秋之時則無是矣宋災而諸侯大夫為會以救之春秋嘉之特書之曰宋災故然則春秋常事不書書之必有意也澶淵之會十有二國不容皆使微者然而書之皆曰人焉蓋聖人之意以謂憂患之來何可豫知也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矣春秋諸侯以幸災相攻伐為

事未有憂人之憂者于是會而憂宋災合人倫之義而人
人之所欲者故書曰人明人人之所欲也與和平書人者
義相類耳公羊以為貶穀梁以為救災以衆皆不得其義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
巳子野卒

春秋未逾年之君書卒者三子赤子般以弑不地子野之
卒又不書地穀梁以日月為例以日為止然又不可通于
春秋衆弑之君趙子以子野卒為有地而疑脫之未可知

爾

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
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二十日投

